

寻梦婺源

□程应峰

未去婺源前,就听去过的人说,婺源是一块古朴优雅的净土,是中国最美的乡村,是世外桃源……未入婺源,婺源就通过他人的演绎,在心中古色古香起来。因为这个原因,最美的乡村婺源,便常常以朦胧的姿容闯入我的梦中。

有机会去婺源寻梦,是去年七月初的事。出发那天,老天有意,下了六七个小时的雨,炎热的天气倏地就变得凉爽起来。雨,打在空调大巴上,在窗玻璃上热切地跳舞,溅起莹洁迷濛的水花。一路的洗濯,让天地一新。我想,梦中的婺源定会更加澄澈美丽了。

人得婺源,更觉不虚此行,“四古”(古建筑、古溶洞、古植物、古文化)让人眼界大开,“四色”(绿茶、红茶、墨砚、雪梨)更是名不虚传。雨后的婺源,如梦似幻。极目处,雾霭缭绕,绿光莹莹;山川秀美,田园如画;名木古树,触眼即是;小桥流水,环村绕户;残壁断碣,透出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抵达晓起,在濛濛细雨中拾级而

上,绕过村口那棵百年老樟,看见粉墙黛瓦的村落,掩映在绿树丛林中,好一个“古树高低屋,林梢烟似带”的情境。这里四周环山,处处都是惹眼的自然风光,清新的空气直入肺腑,真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。村前横过一条小河,水清见底,鱼虾成群。石板桥旁,几个浣衣濯菜的村妇,如古画中走出的女子,透着自然的古朴。走过石桥,当眼的门楣上,凸现出一幅幅精雕细刻的作品,述说着一个个古老而久远的故事。打着伞,穿行在曲折宁静的青石小巷,身上油然就多几分古意和诗意;走过古树观赏园,一路平仄仄仄,又怎能不沾上几分陶然悠远的灵气?细细的雨一直下着,缠缠绵绵的,恍惚间,天地人就融为一体了。

撇开锦峰绣岭、清溪碧河不说,伟人故里江湾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,要数那儿浓重的人文气息了。江湾自古就是个文风炽盛之地,诞生过三十八位状元、进士和仕宦,以及十九位文人学士。其中明代治淮功臣、抗倭英雄江一麟,

清代朴学大师、音韵学家江永,民国教育家、佛学家江谦是此间的佼佼者。而从古至今,丸元之地的江湾镇竟有九十二部传世作品,其中有十五部161卷被选入了中国历史有名的《四库全书》,不能不让人称奇。从自然的角度来看,江湾是婺源美丽的一角,从历史的、人文的角度去看,江湾这个地方,是以它的恢宏和庄重而让人肃然起敬的。

在李坑,见识了真正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。一条可容下两扇竹排通过的小河中,我坐着竹排逆流而上。伞忘在了车上,神出鬼没的婺源之雨再一次打湿了衣衫。上得岸来,一路急行,在路边工艺品摊子间避了一会儿雨,待雨稍事收敛,我又沿着河堤,兴味盎然地溯流而上。流水从村子中间潺潺流过,小河两边挤满了优雅的徽式建筑,三五步就有一架别具情调的小桥,来来往往的人显得格外悠闲从容。小桥上有一座,名“通济桥”,青石板的桥面两侧铺绽着青苔,据说是明初为抵御山洪而集资修建的,桥下两股

溪流汇合,水流湍急,名曰“双龙戏珠”。

离开李坑时,雨已悄然停歇,山色空濛,水流流影,牧童笛笛,鸡犬相闻,好一幅美不胜收的乡村图景。感觉中,这恰是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,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一诗中描写的情景。

在婺源游走,美丽的乡村风景是如此亲切,不知怎地,我的心常常会因为这些风景而无端地悸动。我自己的乡村,我自己的家园,原本也是有许多灵秀之处的,有许多人文景观可资回味的,这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呢。怪不得有人会说,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。

想起了一位旅行家的话:未到婺源,婺源是一个谜,来到婺源,婺源是一个永远的谜;未到婺源,婺源是一个奇迹,来到婺源,婺源有许多奇迹。而我,在婺源的每一处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家园。我知道,婺源,是我梦中的奇迹;但我来到婺源之后,我才发现,我的家园,始终是我生命中的奇迹。

我的蓑衣情结

□詹敬鹏

我第一次见到蓑衣是在伯父家的一面不起眼的土坯墙上。

我指着墙上挂的像衣服一样的东西问伯父:“这是什么东西,干什么用?”伯父说,这是蓑衣,是用棕丝做的,也叫棕蓑,是我们农民下雨天做农活必备的雨具。我看了一下,蓑衣是棕褐色的,跟普通衣服不同的是没有袖口,也没有口袋,上面是坎肩,中间是一排棕桐丝带,代替纽扣。伯父接着告诉我,别看这蓑衣外面是毛刺刺的,但里面是非常平整的,穿在身上,既能挡雨,又能挡风,倒春寒时节还能暖身。可我没有想到的是,这件蓑衣却陪伴我渡过了农村八年的岁月。

据考证,在唐朝以前,蓑衣就为民间使用。唐·张志和《渔歌子》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唐·柳宗元《江雪》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等都有记述。在农村生活八个月里,故乡的蓑衣为我遮风挡雨,尤其是到了春雨绵绵的季节,整天是阴雨连绵,又是春播时节,一年之计在于春,那可耽误不得,每逢遇到下雨插秧,我靠的就是伯父家的斗笠与蓑衣,正所谓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当我弯腰在张开的蓑衣下插秧时,就好像小鸡被母鸡的宽大翅膀护住着,心里踏实得很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和母亲一起到田里割稻,突然一阵狂风,紧接着是雷声电闪,很快远处的山由绿变白,白由远及近,一场倾盆大雨就要来临了。刚打出来的稻谷最怕被雨淋,浸了雨水,弄

不好稻谷就会变质,农民就靠这季收成,辛勤的汗水不能白流。只听生产队长的一声号令,大家七手八脚的拿来麻袋,有的拿来稻箩,装好袋子和稻箩,挑到附近的草棚里避雨。说时迟那时快,豆大的雨点击打在脸上,我和大家纷纷戴上斗笠,披好蓑衣,全副武装起来,跟暴雨抢时间、争速度,硬是从暴雨中抢回了稻谷,降低了一些损失。不幸的是,在最后离开的时候,一阵狂风吹来,我的脚跟没有站稳,就从几米高的田埂上掉了下来,母亲当时脸都吓得苍白,幸运的是,我竟安然无恙,只是大腿上蹭破了点皮。原来在我落下的时候,身上披着蓑衣,因为风大,蓑衣绑得非常紧,蓑衣好像是鸟的翅膀,使下落速度大为减弱,我才完好无损。蓑衣,这次成了我的救生衣,因此,在我那家乡,不少农民至今认为蓑衣可避邪,而我,对它格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。

如今,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化纤产品的兴起,用化纤产品制成的现代雨衣代替了传统蓑衣。蓑衣,虽说历史悠久,普遍而不平凡,现已渐渐消逝,每当我在徽州采风,看到一些农家的墙壁上悬挂着蓑衣时,我就想起了唐代诗人张志和的《渔歌子》: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词中所描写的“蓑笠翁”,成了江南水乡的最经典意象,也让这一传统粗朴的蓑衣,成为千年来我国最具诗情画意的艺术品,作为现代农村的一种文物,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,并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大美如柳

□钱国宏

座落在辽河平原上的家乡一年四季都被茂密的树木包围着,而在这数不清的树木中,只有平凡的柳让我倾心,让我景仰!沧海桑田,白驹过隙,挺在胸间、映在眼里、活在心里的,却依然还是柳。

柳是春的使者。“五九六九,沿河看柳。”春寒料峭的北国刚刚蹿出冬的围栏,那剪剪寒风尚在卷起田野深处斑斑驳驳的残雪,倔强的柳芽就睁开了惺忪的睡眼,在枝头上添出了一串串嫩黄色的音符,为北国迎来了鹅黄的春色和旋律。随着柳梢的拂动,和煦的春风便悄然掠过刚刚苏醒的大地。一时间,万物欣欣然睁开了双眼,酥枝拂风,吹面不寒,燕子衔泥,水面初平,杏花初雨,浅草没蹄……春,随着柳的召唤姗姗而来!

柳是诗的精灵。春风里,阳光下,柳舞动着柔软的枝条,惹得文人雅士诗兴大发,挥洒豪情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,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;“诗家清景在新春,绿柳才黄半未匀”;“最是早春好处处,嫩烟满皇都”……柳丝闪烁,杜审言携着“云霞出海曙,梅柳渡春江”款款而来;柳絮飞扬,李白吟着“风吹柳花满店香”潇洒而行。

柳是美的象征。万物枝头匆匆过,唯解风情说杨柳。房前屋后,河岸湖旁,村头巷尾,但凡有柳枝一摆,便立时有了生机,添了灵气;水清亮了,境清幽了,人清爽了。微风习习,柳丝丝摇,飘逸、婀娜、娉婷,如烟、如岚、如幻;远眺,绿浪腾涌,碧云接天;近抚,温婉佳人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;徜徉其中,如读朱

颜,如抚酥手,散发的脉脉清香,似恋人发际飘过的唱语……

柳是善的代言。古语云:人驭尘事,为能;木尽其用,为善。柳之善自古便受到了青睐:柳条绵长柔韧,可以编制筐篓、帽子、茶几、桌椅等用品,柳叶可作禽畜饲料,柳树皮可用来造纸;柳木制成的家具、农具更是经久耐用,为人称道。《本草纲目》载,柳树全身可入药:柳芽泡茶可明目,柳皮清心可解毒,柳枝可接骨,柳叶熏枕可疗失眠,柳根祛风利湿、消肿止痛……一株柳,如此“木尽其用”,真可“为善矣”!

柳是韧的化身。俗话说:“有心栽花花不放,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《易经》上也说:“柳者,易生之木也。”柳树生命力之强是树木家族中少有的,山坡、沟壑、村旁、河边,只要有土,哪都可以生根发芽!甚至随便那么一插,过些时日,一棵新的生命就开始扎根萌芽了!既使严寒酷暑,风吹雨淋,也无论无畏,卓然挺立。春尽的时候,柳还会吐出一树的絮花,飞飞扬扬,将生命再度地播向四面八方。《太极谱》上说:“韧如柳,坚如钢”,讲就是这种境界吧!

“一树春风万万枝,嫩于金色软于丝”。柳的刚毅、柳的恭谦和柳的坚韧,常常让我联想到世代耕耘在大平原上的家乡人民。千百年来,他们就像这平原上不起眼的柳一样,热爱生活,勤于奉献,不事张扬,默默地进行平凡的生命装点 and 酿造属于自己的生活。面对那一行行、一片片的柳,我总是读出了欣然,读出了亲切,读出了陶醉,也读出了敬畏!

美景只道不寻常

□汪勇

春风十里,花开几许,三月的时光,一下子鲜活起来。各类花儿,各等颜色,各种芬芳,你追我赶,赶赴春天的约会。正是一年春好处,扶风而行,闻香而动,怎可辜负春光无限。

在这万紫千红的春天里,却有一抹明黄最为寻常,也最为震撼,那就是油菜花。油菜花不择地而居,只待春风拂过,那种明艳的黄,便迅速在山间地头,房前屋后铺陈蔓延。

在我少年的记忆里,油菜只是作为一种经济作物栽植。油菜经霜历冬,一沐春风万顷黄,在初春的乡野肆意地绽放。上学的路上,总是要穿行一片又一片的油菜花地,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,那只是年少的趣玩,当时并未感觉那是一种美景。在那些贫寒的日子,家人更期盼的五月收成。将油菜收割晒干后,铺陈在晒场,挥动一种竹制的链盖,扑打在油菜上面,就蹦出黑黝黝的菜籽。然后将收集起来的菜籽,再用风扇扇除杂物,便可以装袋,去油坊去榨取香油,存放在大的玻璃器皿中,管足我们一年的油水。多余的菜籽还可以拿卖钱,贴补家用。

古人有踏青赏花的雅致,但油菜花却很少人得了文人雅士的法眼,随口吟诵,也是沾衣欲湿杏花雨,人面桃花相映红之类的,油菜花成为春天一道美丽

的风景,想必也是近些年的事情。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以后,人们更关注精神世界的需求,一花一木,一草一叶,总会牵动人们的心绪。说矫情也罢,说诗意也行,对于久居城市的人民,忽见满目鲜妍的黄色,谁又能淡然视之,情不自禁是应有的状态。

在三月,菜花的讯息牢牢占据着花事的头条。罗平的油菜花开开了,汉中的油菜花开开了,徽州的油菜花开开了。我们单位边上的油菜花也开了,花开时节,清香四溢,在厂区就能感受浓浓春意。

这些年,在工作的闲暇之余,奔赴那些油菜花盛开的地方。在众多油菜景观中,印象最深的还是徽州油菜花。淡雅的乡野徽州,在春风里华丽转身,瞬间明媚生动起来。花香依风而行,穿过过枝,弥漫于古旧阴湿的徽州人家。推开吱呀的木门,风进来了,花香也进来了……多少游人流连于明媚的徽州春天,沉醉于无边的金色花海,浅醉微醺,不舍归去。

寻常的风景,终成为一道视觉的盛宴,这多少出乎农人的意料,花开了,忙迎游客,花谢了,忙炸新油,普通的劳作演变成一份美丽的事业,这也算是油菜花增值的功能。

在那油菜花盛开的地方,美景只道不寻常!

铜官山

四福祿(国画)

郝志国 作



在春天里开成一朵花

□王举芳

你在的南方,春天已是水暖花绽了吧?

坐在窗前,一缕春天的暖阳毫无理由地洒在我身上,我眯起眼睛,仿佛看到你轻衣薄衫,走过悠长的青石板巷,眼神里暗藏着不为人知的薄凉忧伤。

北方的春天,总是像一位娇羞的女子,款步慢行,姗姗来迟,有时候短的就像从没来过。

记得我们的初相遇,也是这样的一个早春。意外的,一场春雪骤然而降,大片大片的雪花纷纷乱乱,落到地上,接着化成水,与尘土和成了泥。

我是极讨厌这样的雪的,因为它如雨般会淋湿我,而比雨更让人慌乱。

无奈的脚步雪中,精致的高跟鞋顿时溅满了泥水。

一把黑色的大伞为我遮挡出一个小小的晴天。你说:“同打一把伞,不介意吧?”

我望着陌生的你,就像遇到了迟来的春天。

一路行走,你竟是健谈的。你说:春天,就该有一场相逢,遇上一朵花,或是一个人。

我笑问:你想遇到花还是想遇到人?你没有回答,半晌,你说:春天来了,不久就会花开遍地。而你,就不知道是不是遇到的那一个了。你轻轻地深吸了一口气,我却听见了你心里那个别人不知晓的故事。

路过街口,有个卖花的小女孩竟然冒雪还在叫卖着最后一支玫瑰。你买下,把它递到了我手中。什么也没说,继续走着。

你知道吗?我把那支玫瑰的花瓣夹在我最爱看的书页间,任思绪在春天里肆意蔓延,忘了那只是一朵花,粉嫩新鲜。它不甘于我的霸占,终是在书页间化成了一小块霉渍,化成了我心底那一抹小小的忧伤。

你说南方的春天,绿总是一望无际的蔓延,有花香飘得满街都是。你说花无须言语,只用盛开就可以表明心迹。

我懂了,你是想遇到一朵花的。

如果春天里真该有一场相逢,而我,是想遇到一个人的,然后和他一起老。

然而,没有你的每一个春天,我竭力把自己开成一朵花,不为求得他人赏,只愿垂下美丽,敛去眉眼,只为你轻轻到来的脚步声。你还记得我吗?

你知道吗?一朵花,不会因为害怕调零而拒绝开放,却会因为几行长短句而匆匆夭折。

又是一年春来迟。等花儿都开好了,等我换上薄衣,等远方的鸟带来你的消息,春天是否又是已经过去了?

春天的故事

□杨信友

春回大地,草长莺飞。眼下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,乡郊野外到处是金黄色的油菜花;温暖的阳光下,犹如金光灿烂随风翻涌的大海,这个时候也正是人们外出旅游的好时光;触景生情,自己蓦然回想起那些年,每到这个季节,自己常常外出的一件件往事。

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,长航政研会五次年会将在四川涪陵港召开。当时自己真的是欣喜若狂,因为上江自己还没有去过,那里可有闻名遐迩的长江三峡啊。记得,我当时是从池州港乘坐直达重庆的大轮。一路上,这座堪称“水上高楼”上二等舱的温馨服务,长江两岸的旖旎风光,沿途各地的名山大川,船尾翻腾的浪花和海鸥,让我们兴奋不已。尤其是船到三峡,这里山色如黛九曲回肠的美景,让我们真实

体验和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幽深意境。客轮经过四天四夜的乘风破浪,终于在这天深夜到达涪陵港。随后的四天是紧张的会议和讨论,在圆满完成各项会议议程后,大会专门组织与会者游览了当地名胜乌江。大家伫立江边,只见千里乌江奔腾呼啸,排山倒海气势磅礴。这时导游向大家讲起,楚汉相争时期,项羽自刎乌江,留下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的著名典故,就是发生在这条江上。

又是一个早春二月。那日,我收到《长航论坛》将在广州召开通讯员会议的通知。得知这个消息,各港同仁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,纷纷提前电话联系;因为大家都想来这琼宇林立的深圳,一睹这甲天下的花灯璀璨。不长的几天时间里,大家既圆满完成了会议任务,又心花怒放地游览了广州、深圳

和珠海的著名景点。熙熙攘攘的深圳沙头角“中英街”上,留下大家结伴而行,逛街购物的身影;美轮美奂的深圳“中国民俗文化村”里,留下大家漫步公园尽兴游览的爽朗笑声。细雨蒙蒙的珠海傍晚,大家遥望澳门,只见扑朔迷离灯火阑珊;尤其是临别那天,大家在珠海“濠江”酒店推杯换盏时,一位重庆港的女作家竟吟起: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。”的诗句来,引起长江沿线港口同仁的一片喝彩。

还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,自己前往湖南韶山出差,参加长航局政研会第九次年会暨建会十周年大会。在热烈的开幕式上,湖北市委书记亲临致辞,交通部和湖北省的政研会领导也莅临指导;在先后完成经验交流、专题发言和电视片展播以后;大会还周密组织了韶山参观活动。在青山绿水的毛主席故居,在曲径通幽的“滴水洞”,在苍松翠柏的毛主席诗词碑林,大家兴趣盎然流连忘返。

边拱边翻,摊叶要匀,操作要轻,火温要稳……

春儿采茶时还摘春花,摘春天山里的野花,她说那花叫山僵子、马银花、映山红、野桃花……那段时光,在我眼里,春儿就是春景,春儿就是茶香,春儿就是高山山野里一枝迎风招展的迎春花,或者春寒料峭中的一枝野百合花。

春儿也问我一些古怪的问题:比如春天是一个容易失恋的季节,也是相思病容易发作的时候;比如春天病虫害开始出现,蔬菜要打农药了,还有倒春寒和早春的初暖还寒也让人分外感到不爽……她还说,每天过桥上学要走十多里山路,她想在河上架一座大桥,然后再修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直达学校,那该多好呀!她说话时有一种失落的惆怅感,稍纵即逝的难过神情中,仍不失娇娆的冷艳,藏着扑朔迷离的清纯美丽。

就在那年春日早晨,春儿上学过河时因竹木桥垮塌而落水,她的尸体被冲到了几十公里外的山麓。那年,梦魇断裂的伤痛让整条山谷和春儿的爷爷都彻底绝望,我也为春儿流泪,那泪水与河水拍击的声音至今仍然在我耳鼓响彻——像春夜的动物搅扰的纷乱思维,也像那山谷渐次传过来的宁静与深沉,我依稀看见幽林里仿佛有一个“黛玉葬花时堆起来的忧伤花冢”,那是河谷里曲水流觞般的心灵祭奠,让我在“失之东隅”后再也没有“收之桑榆”的惊喜,那春的伤痛或远或近,容易被我捕捉,又在生活中无法捕捉。

春之殇

□鲍安顺

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,我仁立在山间河谷,沁人心脾的迷人的山花、树木、翠竹汇成的山野林涛,不断向我传达一个声音,那是春在荡漾,也是春在呼唤。

我寄居村庄里的一间白墙、黑瓦、高挑着马头墙的老屋里,有一对祖孙,爷爷年已72岁了,孙女叫春儿,豆蔻年华,眼睛里透出山里人的质朴与秀美,也不失拘谨和胆怯。老屋前是河流,一条竹木高架的桥穿过河流,遇到雨天,河水湍急奔流,像黄河的涛声令人不寒而栗,也像长江汛期的洪峰汹涌澎湃。

山里的夜晚很沉,沉得像一个人闷在了锅底没有办法逃脱出去,如勾的新月高挂在偏西边的山峦之上,星星在我视线透过狭窄天空的眺望中,静静地眨着眼睛,数不清的小星星更加让我心猿意马。我一个人在老屋边的小路上徘徊,老屋里昏暗的灯光像幽灵一般闪烁,屋后边松树上的松鼠,叽叽叭叭地奔跑叫唤的声音、清新的水伴着摇撼树枝和树梢的急促声响,猫头鹰的古怪叫声时有传来,一声声叫得人阵阵心慌。

春儿在屋里读书,她弱小纤细的身影透过窗口灯光照耀的影子隐隐约约透在我眼前。春天的泥土弥散着独特的芳香气息,伴随着肆虐的花香,通过黑暗触碰到了我的心尖,慢慢得向四周蔓延,仿佛我一路风尘仆仆而来